

《老照片·說故事》：

師徒三代篇（下）

廣元老和尚 □ 述

陳昭伶 整理

受慈航菩薩為法忘軀所感召

1948年10月，慈航菩薩應中壢圓光寺妙果和尚之邀，從南洋來台創辦台灣佛學院，先師受邀參加其歡迎會，慈公登臺演講，發表革新佛教的鴻論，先師原多年不能解決的疑團，忽然豁然貫通，傾心佩服。兩人相見如故，似乎早有宿世法緣。

慈公懇切開示：「我向來不勸居士們出家，尤其在社會上負有聲望者，總勸他們護持佛法。我今天勸你出家的本意，實在因為僧界人材太感缺乏。若出家後多一個弘法的人，將來對佛教的貢獻更大。」先師再三思量後，下定決心出家。

1949年佛誕節，先師依止其座下披剃，隨侍慈公環遊全島，四處講經，呼籲教界應以文化、教育、慈善挽救佛教危機。先師曾說：「我若不經慈老懇切開示，決不能一門深入念佛法門；我若不受慈老為法忘軀的感召，決不肯以垂死頹齡奔走結緣。」

現將軍相救人無數

師父是是臺灣第一位中將和尚，體貌魁偉，頭額寬廣高突，慈眉善目，眉型八字，中寬四指，秉性忠厚，心量寬大。

師父文武全才，18歲考中秀才，曾就讀安徽

與師父律師航法師合影。





師友參訪淨律寺。（第一排左起：成一法師、悟明法師、浩霖法師、廣元法師、淨良法師，第二排左一真華法師）

優級師範，畢業後進入保定軍官學堂及陸軍大學深造，故博通經史，精嫻戰略。

半生戎馬建樹，不勝枚舉，迭次參預北伐、剿匪、抗日諸役，歷任團、旅、師長、副軍長代軍長、防空司令、及最高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謀等職，皆廉潔盡職。

民國19年以後，北方諸將領與中央發生過很不愉快的事情，以其與蔣委員長有同窗之誼，奔走於中央及閩錫山、馮玉祥間疏通撮合，動蕩不安時期數度化干戈為玉帛。先師從不提起過往豐功偉業，只勸人念佛。這些事跡是他老圓寂後，其舊屬、前監察委員丁俊生整理日記時所發現。

先師認為「一一生中最有意義的工作」，是民國26年抗日戰爭爆發時，任山西省防空司令，對太原防空工事之建設，以及太原城郊避難工程之修築，堅固精巧，七七事變後，日機濫施轟炸百餘次，全省傷亡僅三十餘人，而太原城內卻沒有一個人死傷，其救國保民的功勞，不可磨滅。中央及其他各省皆派員觀摩，終不能相與倫匹。大家詢問原因，他說：「此為山西人善挖煤，以挖煤技能，運之以挖防空洞，故事半而功倍也。」

現僧伽相為佛門法將

先師秉持「軍人應死在戰場，以盡忠國家；僧人當死在法堂，以報答四恩」，居俗時即現將軍身攝化同事，為國奉獻；現僧相後自備經書、食物，往軍中弘法，接引袍澤，經常奔波於軍中弘法，熱心倡導建立軍中道場，東林精舍、紫林精舍、棲蓮精舍等接引傷患學佛；自身患病時仍深入癲瘋病院主持佛七，將官士兵皈依學佛者，難以計數。示現著為法忘軀，但也積勞成疾。

民國38年僧難發生後，發動友好極力營救，曾與立法委員董正之、監察委員丁俊生，合商對策，僧俗各界奔走斡旋，包括律航、斌宗、東初、無上等法師，以及國代李子寬、孫立人之妻張清揚、法學家吳經熊、「軍統居士」廖化平等，都傾力相救。僧人出獄後，雖仍受嚴密監控，但總算能安心辦道。

後政府有一政策攸關佛教興衰，即內政部44年頒布「不得新建寺廟，舊者重修亦須呈准」之行政命令，內政部召開會議，僧眾憚於政府權威不敢參加，僅師一人出席與會，並依據憲法與之力爭，使此一違憲行政命令停止實施。

由將軍相現僧伽相，成為佛門重要法將，對佛

教貢獻誠屬不可磨滅。

山高水長，風範永存

先師出家後，深入經藏，專修淨土，淨宗學人之導師，行住坐臥間佛號不離口，念珠不離手，至心求願往生西方，每念至「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滅，……」聲淚俱下，精誠萬分。佛號萬聲，晝夜禮誦，跪拜念佛，痛哭流涕，非力竭不休。

先師主持佛七，參加者多至千餘人。47年冬，台中靈山寺佛七，窗外及陽台擠滿信徒，寧願淋雨聽法，不願離去。著有《念佛入門白話解》、《百日念佛自知錄》。

1960年5月28日，結跏趺坐於丈室，一心默念佛號時，寂然入定，親見「西方極樂世界之莊嚴相，法會中人數之多，世所未見，又遇已往生之蓮友多人。」6月11日圓寂，遺囑交待「骨灰交廣元暫存……」。原擬帶回師家鄉安葬，現因其家鄉環境變異，不利安葬，在淨律寺後方佛教公墓第一排中央位置，興建「律航大師舍利塔院」，安奉先師骨灰。去年蒙善導寺董事長如乘法師和住持大慧法師鼎力協助，重修該塔，煥然一新。

師恩浩瀚，終生難忘，山高水長，風範永存。